

大纵湖的西瓜

□盐城 王迎春

我的故乡在大纵湖杨格庄。如今,家乡湖鲜美食蜚声海内外,而我却独钟情于少年时记忆中的西瓜。

大纵湖的西瓜一般都不长在大田里。你看,高高的圩堤上那个巍然耸立的瓜棚,在阳光下格外令人生畏,绿油油的瓜秧下,星星点点大小不一的西瓜一下子填满了少年所有的想象。

少年印象最深的还不是生活中真实的西瓜,而是银幕上的。记得电影《小兵张嘎》,路边一堆西瓜,旁边那个胖翻译官双手捧着一个硕大的西瓜,吃一半,撂一半,啃得满脸瓜汁,简直垂涎欲滴。那时每看一遍《小兵张嘎》,就似饱餐了一顿甜甜的西瓜。

西瓜在少年的心目中神圣高贵。大纵湖大堤瓜农的女儿就更感水灵,瓜贩的千金更感金贵。班上那个姓杨的女同学家里长瓜,少年就认定她是学校最洋气的孩子,这没办法。邻人啖瓜,便过去看,实在执拗不过少年的馋样,这时候递上薄薄一片瓜的那个主家,少年一辈子感恩不尽,那片甜甜的回忆弥足珍贵。

偶见一空地,少年直呼:这地方种上西瓜多好啊。曾经多少次向校长建议:操场的空地上应该种西瓜。每年都央求父母:咱家也腾出一块责任田种上西瓜吧。爷爷总是笑着说:口粮都留不足,西瓜能当饭吃啊?!少年不理解,怎么也不理解:吃饱西瓜就不吃饭,

还不行吗?!想想现在的孩子,在琳琅满目的洋水果堆里,西瓜在他们心目中不仅大众而且土气。

少年对西瓜的特殊情结解不开,理还乱。就是现在,走在小区的花园里,仍不由感慨:一半长花供观赏,一半种西瓜享口福,那该多好。闲来,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圆,信笔而来,看着纸上的圈就如一只只秀色可餐的西瓜。每每少年的家人便说:你这是得了西瓜综合征。唉,这其实是童年嘴馋落下的病根,根本无良药根治。

那时候,少年西瓜见得不多,吃得更少。吃一回西瓜,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。从瓜摊上或瓜船上左挑右拣一只西瓜,兄弟们抢着往回搬,生怕半路上有个闪失,弟抱一段路,哥再抱过桥,一段一段的,像是接力赛。捧着西瓜的少年引得路边的一群看客不是欢呼,而是眼馋,有些后怕半路上有人出来抢,兄弟们就这样一路虔诚地抱回一只大大的西瓜。

把西瓜护送回家,清水洗净,猴急猴急地一刀下去,随着一声清脆悦耳的咔嚓声,瓜一分为二;再一刀下去,二分为四;一刀又一刀,西瓜被劈成一片片细细的弯月,人手一片分而食之。那叫个爽啊,一口又一口,不到青皮哪肯罢休。那时候的西瓜计量单位除了只,用得最多的应该是片,摊头上除了论只卖,还论片卖,大片2毛,小片1毛,现在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。

吃得更多的是偷来的西瓜。先是集体的大堤,时刻都有人把守,而村庄上一群半大的孩子时刻都在虎视着瓜田。少年们坚信没有突破不了的防线,瞅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,运用一切可以施行的战术,白天察看地形踩点,半夜潜伏摸进,每每总能得手,一吃还一带。一路上慌慌张张,跌跌撞撞,瓜不到家就已摔得稀烂。

调虎离山是常用的战略之一。一伙人兵分两路白天深入瓜地埋伏,两边岗哨看得甚紧,似无机可乘。一路人马便在岗亭路口佯装撕打,看瓜人实在看不下去,便出来劝架。得一空当,另一路人马已悄悄摸进瓜田。那边不带着胜利果实混出来,这边撕打不得停歇。得手,这边撕打的人马便轰然撤下,作鸟兽散赶往分赃的桥洞,一路狂奔,唯恐等不及,分不到瓜吃不就白白打了一场架。也有失手的时候,少年被看瓜的人活捉,最惨的一次是被剥掉小背心,扒光小裤衩,赤身裸体一路蒙羞回村的。西瓜没吃着,净赔了一身行头。这年暑假,少年一半时间只能光着身子过夏天了。

贫穷饥饿的特殊年代,偷吃在乡村是根本杜绝不了的现象。而卖瓜者的智慧、邻人递瓜的淳厚以及看瓜者的善良,在少年记忆中更是一道令人欣慰而又暖心的风景,和美丽的大纵湖一样,在少年心中成为一种永恒。

一路清欢

□湖北汉川 龙红平

周末,在余老师的带领下,骑上山地车,一行人从川马桥出发。因遇见清凉的风,看着河岸树林绿翠丛生,不禁心生欢喜。

若问骑行哪里去,自然风光无限好,一颗童心在哪都是“苏杭”。骑行在乡村林间小道上,浓郁蔽日,听布谷鸟欢唱,嗅草木清香。穿过树林,来到空旷的草地,目光所及都是夏的诗行。这里白茅花盛开如雪,乍见以为是芦苇花,它无色无香,生命永远无法“出彩”,但仍然全力“绽放”;这里牛儿结伴成群池塘泡澡,见我们路过,不惊不躁,继续享受夏的清凉;这里水葫芦的淡紫色花竟相绽放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各自成章。

灯影断想

□东台 邹娟娟

岁月断章,有灯影相伴。

过去的庄户人家,常在田地劳作。祖母因身体不济,终年裹头巾,在家中做些轻松活。低矮土房,木门半合,泥质地面,比别家干净清爽。屋外种大丽花、栀子花和月季,祖母喜欢有色彩的生活,总拿水瓢浇灌。祖父从外面回来,祖母用浸了栀子花的水给他擦洗。

祖母闲不住,从粮仓搬来花生,倒筛中,搅几下,摊平。叭哒,叭哒。祖母手指粗糙,关节大,花生果握手里,小巧可爱。她两手交叠合拢,大拇指与食指一捏,花生壳便裂出细缝,再一扒,圆圆的果儿蹦到筛中。昏黄的煤油灯,冒着青色的烟,祖母喜欢,靠着灯,边剥边哼曲儿。

祖母擅长在灯下做手工活。一堆茅草,捻捻,搓搓,嘶嘶嗦嗦,成

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行村走巷,远离城市的喧嚣,渴寻心的一份宁静与安详。我们移步换景,身心融进天地间,在大自然怀里肆意撒欢。慢行快骑,驻足小憩,想呆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,不觉身心渐欢,足下有远方。

湖边一大片粽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,宽厚肥大的叶子正是包粽子的上等材料,不采摘点带回家岂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?来,用力吸口气,是否闻到了大街小巷在夏风的微微吹拂中,弥漫着浓浓的粽香。

返程路上,忽而乌云压顶,豆大的雨滴落在身上,加快骑行一路狂奔,仍逃不出滂沱大雨层层

的包围。“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,浑身湿得漉漉的!”我心里懊恼着。来到一处屋檐下,歇下车,相互打趣“落汤鸡”的狼狈。领队则兴致勃勃地说:“在大雨的滂沱里,酣畅淋漓地骑行,洗心净肺。”老李应声道:“山地车见水开水,车轮骑过积水区,溅起漂亮的水花,那水花是车轮的杰作,是童年的味道,是童心在水中跳跃翻滚演出的一串串欢畅。”哦,雨中骑行,不单是“湿”也是“诗”。

接下来的骑行,虽乌云密布,

但总有一种风情惊艳了时光,

总有一群人在平淡中唱着那古老的歌谣。

人和景的融合,静和动的交错,骑行的滋味就含在这变幻的时空里。

了长绳。来不及脱粒的玉米棒,拴在走廊墙上,祖母解下来,放竹匾里,用起子从中抠出缝,沿着往前推,像理发师傅剃头发一样,两边顺次用大拇指扒,玉米粒纷纷扬扬抛出漂亮的籽粒。祖母还会纳鞋底,缝布袋。

家中的手工衣物等也是祖母做的,我们穿着特别服帖。灯影下的一切,朦胧绰约,祖母曾留下无数娴静的身影。

时间辗转,祖母离世,农村换了新模样。遍地高楼,环境优雅。水泥路面平又宽,路灯起伏连成线。若遇到农忙,人们仍然忙得脚不沾地。彼时,年迈的祖父也积极参与,负责做饭。

晚上六点半,天没全黑,路灯通通亮起。村头村尾,每户人家的

晒场都不孤单,有麦堆,有菜籽垛,有蚕豆秆。祖父把晚饭摆上了桌,等机器的到来。

嘟嘟,咚咚,轰轰!母亲在前面开着电动车,那些大家伙在后面,如长龙卧摆。到了,到了!祖父念叨着,站在场上朝远处望。收割机的灯耀眼明亮,拖拉机满载而归,紧跟其后。父亲牵引着车,让司机卸麦。哗哗!瀑布飞溅般,麦粒在场上迅速叠出一座“山”,车子稍稍移动,又是一座“山”。轻的灰尘和麦皮、碎屑,到处飘。祖父看着,笑着。

收获完工的夜晚,祖父必多饮一点酒,醉意上头,会忍不住喊祖母的乳名:“秀英,秀英!”门窗外,灯光如昼。

灯照人影,念深情,不管忙闲,年年如是。

花满徐家院

□南京 吴月华

徐家院,自古流传明代大将军徐达后人聚集糟坊村落的徐家四合院,她是清朝徐姓人家在此筑院耕作、种植蔬菜,善于重视家庭读书文化传承,以此发家致富而得名。

走进古朴的徐家庭院,粉墙黛瓦民居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美丽,蜿蜒小道、村落亭台、小桥流水,山路转弯处,一幅田园牧歌朝气蓬勃的画卷。

徐家院利用村级公路两侧闲置的山坡土地种植花卉,大力发展“路肩经济”,打造绿化、美化特色田园乡村。村民眼中的土疙瘩徐家院,如今成为美术家创作写生基地。

徐家院的赏绿大道、枫叶慢道、骑行赏花道将整个村落空间经脉相连,串联成一个整体。在枫叶状的外围打造了特色种植观赏、果树栽种体验和水产农耕培育特色乡村,植入了观驿站、摘驿站、游驿站和居驿站,一年四季皆是景。

徐家院四季是惬意的,悠悠水乡煦暖的阳光,王朝、检阅、蓝钻等万株郁金香彩虹繁花灿烂如海,连片的橙、密匝的黄、清丽的白、霓裳的粉、明艳的红、贵气的紫,如织锦般铺在大地上,花瓣在淡绿萼片映衬下高雅脱俗,璀璨迷人。那朵朵杯状的花朵,阅尽人间颜色,好似村民唱响了祝酒歌。郁金香花海不仅扮靓了徐家院,更有描摹不尽的诗情与画意。

徐家院绿柳吐烟,陌上花艳,金黄的油菜花,雪白的梨花清雅心

头,紫色的凤仙花如同摇曳的风铃。竹篱笆环绕的菜地,绿油油的蔬菜长势旺盛。漫步菜园花间小道,花海层层,菜园垄垄,清香袅袅,碧波荡漾,春色满溢,美成了人间仙境。

青青荷塘碧叶连天,蜂飞蝶舞蛙声一片。每年的七八月正是徐家院荷花绽放的季节,金鱼、扁舟穿梭其中,采莲蓬、剥莲子等系列活动,让游客大饱眼福。

落霞与花海相融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金秋十月,徐家院50多万株百日草盛放,娇美可爱,尽显百日花五彩缤纷的盛宴。撑一把中国风油纸伞掩映在花丛,蝴蝶萦绕枝头与夕阳相伴,鸟儿穿梭于花朵之间,赏花识草,五谷丰收,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时光,醉了心房。

春季荸荠夏时藕,秋末茨菰冬芹菜,三到十月茭白鲜,水生四季有蔬菜。特色水八仙是徐家院的传统美食,不妨来这里,把天然美景酿造的精华都吃进肚子里。水八仙包装盒的卡通Logo设计,为小朋友认知学习农作物提供了直观感。

村庄提供的一次性纸杯、玩偶、食品包装袋、明信片等文创设计的奇特元素,提高了徐家院的知名度。伴着叮叮咚咚声,村里的手工坊谷里鱼圆制作技艺、打糍粑、舞旱船、谷里民歌、张溪锣鼓、菊花茶采摘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,她给人们带走一张明信片,带去一片风景,更留住一段美好记忆。

青山绿水间,田园花海绽放,这里就是梦想的新农村味道。

消暑解渴大麦茶

□扬州 陆金美

大姐打来电话,告诉我她种的五六亩方的大麦熟了,过不了多久,就可以给我快递十来斤新大麦炒大麦茶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喝大麦茶,母亲临终前,特地关照大姐,每年都要种些大麦送给我炒茶,按母亲的话说,这是家的味道、故乡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,老家的自留地都长大麦。大麦适应性很强,到处可以种植,秋季播种,来年谷雨,大麦就开始起身了,秆粗壮,不到60公分高,抽起了嫩嫩的青绿色的麦穗。到了立夏,由青变黄,小满后,大麦穗黄澄澄的,就像一块块金黄的毛毯铺在田里,十分好看。

“立夏十八天,大麦上扬掀。”这是父亲的口头禅。母亲总笑父亲,说他生怕忘掉割大麦的日子。大麦熟了。一大早,父亲就脖子上搭条毛巾,肩扛着扁担,带着镰刀,走到自留地,下到麦地,弯腰下去,熟练地一手撩开一束大麦一手挥动镰刀,像舞者一样潇洒自如。割完大麦,又挑到麦场,把大麦脱粒下来。选上10多斤刚脱粒的大麦,然后用石滚子压掉麦芒,晒干装在布口袋里,留着以后做大麦茶。

夏季,在烈日下干活,人容易出汗,口渴。那个年代,乡下人喝不上茶叶,也喝不起饮料,只能喝上一碗极其简单的大麦茶。正如元末明初的诗人王逢在《浦东女》

“鹤鳴呼雨棟花紫,大麦饮香胜小米。一方青布齐裹头,赤脚踏车争卷水。”诗中妇女头裹青布赤脚踩车灌溉水田,渴了喝的是大麦茶,大麦饮香胜小米,那是当然的。

以前喝的大麦茶是自家炒的,一到芒种,村里家家户户都炒大麦茶。母亲从口袋里倒出三四斤大麦,用清水把沾在大麦上的灰尘淘洗干净,凉干后,倒入烧热的锅里炒。炒大麦是个技术活,炒时,火烧得不能太大,炕到四成熟的时候,锅里的大麦开始发出“啪啪”爆炸声,为防止锅下面的大麦变糊,就要用铁铲子不停地上下翻动,大麦炸开了一朵朵麦花,铲子一动,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在锅里盛开,满屋子飘着大麦散发的香味儿。

炒制后的大麦含有烟酸、铁、锌、镁、钾、叶酸等,将炒熟的大麦捧在手上香喷喷的,放到茶杯里倒入开水,大麦在杯里上下翻滚。喝上一口,满嘴留香。母亲常开玩笑说:“是喝大麦茶长大的。”

自从母亲去世后,每年夏天大姐都会送来十来斤新大麦给我,我会弄些大麦炒熟,装在茶叶罐子里。下班回来,抓把放入茶杯里倒入开水,麦香从杯口向外飘出,在书房中弥漫着。捧杯大麦茶,一夏的滋味尽蕴其间,被沁人心脾的大麦香包裹着,心里舒坦极了。这时,火热的夏便在心里慢慢清凉起来。

青石街
1011号
NEW SUPPLEMENT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